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會通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卷二

元 董真卿 撰

經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呂音訓坤陸氏曰本又作巛巛今字也同困魂反牝陸頻忍反

集解 程子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一作以柔順而一作為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

附錄 程子語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是有三德羅氏拾遺

朱子語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自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可以配乾矣然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卻當如此絕

句此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必大

纂註

馮氏椅曰天一地二故乾畫奇坤畫耦乾一而圓其精為日坤二而闕其精為月故於文日圓而一月闕而二日月為陰陽代明之義　李氏過曰牝馬能載而又能生育所以為坤之貞　項氏曰四明樓尚書鑰言北方畜馬蕃庶當游牝時每一牡將十牝以出雖千百為羣各從其牡終不他合此所謂牝馬之貞也蓋物之牝者皆能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莫牝馬之若也故聖人取以象坤　蔡氏曰乾貞剛健專固坤貞柔順承從

君子有攸往集解程子曰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攸音由

先迷後得主利集解程子曰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

附録

程子語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唯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

處脫却一利字迪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呂音訓喪陸息浪反

集解 程子曰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朱子曰--者耦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矣

附錄 朱子語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 易說 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何也曰陰不比陽陰

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然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為陽一半就前後言没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没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 淵 問得朋喪朋曰占得坤卦從西南方得其朋從東北方失其朋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坤比乾減半 燁 西南得地與類行自是好東北不得地自然喪朋當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故云利永貞到坤只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 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 淵 問坤彖辭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字意在下句伊川只見彖象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以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然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添得許多否 淵

纂註 郭氏雍曰自君子有攸往以下皆人道也凡言吉凶皆人道辭 徐氏之祥曰

喪朋便是先迷得朋便是後得龍氏曰巽離坤兌陰之朋也乾坎艮震陽之朋也雙湖先生曰文王卦辭取象始此坤自取北馬象晉錫馬蕃庶亦坤象此象雜占中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申占辭也君子指筮者畫卦自下而上下體居先上體居後下坤在重坤之下有先迷象迷昏也上坤在初坤之上有後得象主利言其占居先則迷居後則得而主有所利也亦上坤在地上可生物象上坤又有在西南方象得朋巽離兌也下坤又有在東北方象喪朋西南之朋也安貞吉其守後天八卦方位安西南之正乎蓋象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卦位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羑里之囚邪味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盡於此矣今觀自利牝馬貞而下反覆致戒无非謹守為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萬世而下可想見文王之心且可為不安貞而占者之戒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呂音訓履陸氏

曰如字鄭玄讀為禮

集解

程子曰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氷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朱子曰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氷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氷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附録

朱子語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氷至則一陰

之生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道夫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又曰易中說到陽處便扶助推移他說到陰處便抑遏壅絶他淵聖人作易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唯恐其不衰 問履霜堅氷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也砥 問履霜堅氷至先生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无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

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氷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然如得乾卦上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初爻變告人以履霜之漸也 顯子

纂註 蔡氏曰霜陰氣始凝也履象初霜象六堅氷陰氣盛也言霜之積則必有堅氷至戒辭也諸爻曰足曰趾曰拇曰履皆取在下而象初也 張氏汝明曰一陰始生而言履霜堅氷者知微知彰之意 司馬公曰履霜堅氷君子懲惡於未芽杜禍於未萌 李氏舜臣曰初六猶人一步之初故曰履霜霜始凝上无陽以逆之將延遝有至堅氷之漸矣 雙湖先生曰霜只就初爻取象初六陰始生甚微故象履霜至上六則陰既盛極故象堅氷

六二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集解 程子曰三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

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朱子曰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附錄

程子語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缺一缺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　繹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

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言剛无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為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者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此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无二但至一作只有淺深大小入關錄介甫釋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繹

朱子語劉礪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一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唯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則吉丈蔚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无此德則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共儉則

吉之占明不必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做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　問不習无不利或以為此是成德之事或以為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有此用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熹說易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銖坤卦中唯這一爻最純粹盖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唯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

淵問坤六二爻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六是坤之本體安得直由方而後大邪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時舉　王德修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

實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答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也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徳答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大是敬義立而徳不孤也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定例大雅

纂註

司馬公曰直方大直者言其氣方者言其形大者兼形與氣而言　徐氏曰生物而无所回撓非直乎賦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又曰習重習也卜不習吉此言不待重占自无不利以人道言之　馮氏椅曰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於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坤卑各盡其道也　項氏曰蒲陽鄭厚曰坤爻辭皆協霜韻此當曰直方而已大字疑衍不然屬下句安世謂大字自為句　許氏曰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无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徳也以陰之徳而遇剥觀則剥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

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集解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一作恭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一作吝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一有者字臣之道也 朱子曰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附録 程子語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巳觀 朱子語伊川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 淵

纂註 王氏大寶曰剛

柔相雜曰文文之成曰章剛動而柔緼之含章也　徐氏曰成謂專成无成謂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又曰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意又曰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居下卦之上故又有從王事之象　郭氏忠孝曰六三不正之陰處下卦之上其才為不足其位為過中以順而過中可以含章代終而已　易氏曰三以陰居陽而謂之章猶五以陰居陽而謂之文　龍氏仁夫曰三能含蓄其章美故為可貞固之占居下體上公侯位也剛爻有動意故為或從王事之占陰爻空虛无成功之象河圖地无一而有十為有終之象凡爻有止一象一占有正象占外復著旁象旁占不當為一說強釋之　雙湖先生曰六三不正故戒以可貞坤與乾配者也王事乾九五事也又曰案李衡云貞者正固之稱不可獨訓為正或專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而守之則凶危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集解程子曰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括古活反譽音餘又音預 朱子曰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附錄 程子語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曰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繹 朱子語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必大問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則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道夫

纂註 林氏栗曰坤為囊尚九家之説 徐氏之祥曰坤為地臧財萬物囊之象 李氏舜臣曰譽者咎之招六四之所以

无咎者以其无譽也陰晦之世其法當隱身將隱焉用名世之托隱以求名者皆不能无意于世者也名之一出而辭之不可則人世吉凶之患將迫逐而不去為君子者不可以不謹也　許氏曰六四有貞順之德不問有應與否皆无凶咎　蓋為臣之道子之道妻之道主於貞順貞順則无過矣　龍氏仁夫曰案朱子當去當隱之語蓋有功於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唯阿乾沒竊位全身以應括囊之象者小人之流也豈易旨哉

六五黄裳元吉

集解 程子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黄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黄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它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

變一作大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 朱子曰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吉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附錄 朱子語易本是箇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中間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而吉大率是為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始會大吉不然則大凶 賀孫 六五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

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淵）問黃裳元吉伊川觧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氏武后之事今考本文无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曰不曉這義看來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易說）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无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无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它皆倣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銖）

纂註

蔡氏曰黃象五裳象六

馮氏椅曰黃以明其為地之色也裳以明其配乾之衣也

林氏栗曰乾為衣坤為裳五雖尊配乾而為下矣

李氏舜臣曰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臯夔稷契之臣也坤六五之應在乾九五乾坤相應者堯舜臯夔之遇合也乾之事業則堯舜二典是也坤之事業則禹臯陶三謨是也合典謨而觀然後堯舜臯夔之事

業可見合乾坤二卦而觀然後君臣之配應可見乾坤定體一純而不雜坤六爻无君位與諸卦六爻自爲配應例不同乾爲君六爻皆君事坤爲臣六爻皆臣道也先儒謂五君位以陰居之爲莽新武氏之類此賊教之大者不可无辨　馮氏當可曰天下之變无常社稷有綴旒之危莫不賴腹心之臣從權制變而社稷以安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代之常制然則人臣而行君事无世无之坤之六爻初戒之四戒之上又戒之而五復爲戒懼之辭世不幸而至於大變則爲臣者不敢犯難而任事爲君者終疑其臣於下誰與寄社稷之計不可之大者也亦惟忠誠純至臨大節而不可奪如黃裳者是賴焉而後成社稷之功矣　雙湖先生曰隆山所論甚當然先儒說乃是程傳傳意誠以五爲君位不可以臣與婦居之而不知坤既純臣道則六五正大臣之位不得例以君位言矣然使羿莽媧武之徒居此位其不爲羿莽媧武之禍者亦希矣居此位者其必如六

五黃裳之大臣馬斯可耳善觀程傳者正自不妨益致其戒也　許氏曰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馬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它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集解程子曰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　朱子曰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附錄朱子語坤六爻雖有輕重大槩皆是持守收歛畏謹底意思砥嘗問龍戰于野曰乾无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對待大抵陰常虧於陽人傑時舉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邪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黃不言而其凶可知矣時舉子耕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无

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无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无乾便没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别无陰只是陽盡處便是陰了必大

纂註 盧氏曰云戰者蓋罪陽之失於防漸至无陽之嫌野者又罪陰之不能退避非其所處之位 徐氏曰龍陽象野極外之地上象陽大陰小陰本不能與陽爭六陰已窮于上十月之卦也至此陰盛陽微故爻稱龍戰于野説卦又曰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驗諸氣候而可見血傷也玄陽也黄陰也陰陽既爭則皆不能无傷故又有其血玄黄之象也 李氏閎曰乾位西北而陰窮亦薄陽而戰焉曰龍戰則是乾來戰不以坤敵乾也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自敗龍戰之義深矣 林氏栗曰龍戰于野是龍與龍戰也野者天地之際而戰者陰陽之敵也陰陽有敵故雖坤而稱龍陰陽俱傷故雖乾而稱血主陽而言戰故曰龍主陰而言傷故曰血乾為赤坤為黑天地之正色也赤變於黑為玄黑變於赤為黄 馮氏椅曰主龍

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正應此爻之象又曰以八卦配方位言之後天八卦乾居西北其辰則亥也以陰陽配十二辰言之陰終於亥其位則坤也陰陽之氣行乎天方位之氣鍾乎地以天氣之坤乘地氣之乾其勢不順其氣相薄故乾陽激而上戰坤陰此萬物蟄藏所以待陰陽之定也

用六利永貞

集解 程子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　朱子曰用六言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羣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附録 朱子語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關捩子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只得他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无董録

纂註

李氏舜臣曰利永貞者慮其侵陽而欲其永守牝馬之貞以保其柔順之利也　劉氏曰易道窮則變變則通上六不知通變陰道已窮與陽戰而受傷苟能通變以用六而知永貞於柔順之為利則无戰傷矣　馮氏椅曰乾極矣九將變而為六能用九則不失其為君之道坤極矣六將變而為九能用六則不失其為臣之節用九在无首用六在永貞所以用六也

大象傳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集解程子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　朱子曰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附錄程子語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朱子語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順人傑地

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面前便有坡陀處那突然起底也自順淵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它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无窮矣惟其高下相因无窮所以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也又曰天行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彊不息地勢坤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銖

彖傳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集解 朱子曰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附録 朱子語 徐煥云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則坤元亦通淵

纂註 李氏舜臣曰天地為域中之大均也孔子賛乾曰大而坤則曰至何也尊乾故也易以陽為大陰為小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嫌於兩大同賛乃變文而

以至哉稱之特以差別乾坤之名分耳論其以一元之氣始生萬物則坤元極至之功與乾元之大一也故乾資始而有氣坤資生而有形此坤元所以為順天而生化也　蔡氏曰至哉亦贊也贊坤元承乾元之大无所不至也生者流形露生之時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呂音訓疆陸氏曰或作壃同居良反

下同 集解 程子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

附録 程子語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缺處空缺處如何地之下豈无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為天中一物耳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物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 一作損缺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大臨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集解朱子曰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附録朱子語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亨生是生物即乾之所始也纂註蔡氏曰含弘坤之事也光大乾之事也德合乎乾故亦至乎光大也　游氏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顯大言无所不被四者坤元之德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

行集解程子曰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一作順天之功品物一一作類咸得亨遂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朱子曰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

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

附録

朱子語利牝馬之貞本无四德底象彖中方有之彖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句說元亨者卻說分明後面幾句无理會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它趁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淵

纂註

馮氏椅曰經以有攸往屬下文贊欲便聲韻遂以君子攸行屬上文言君子之所行者柔順利貞也　雙湖先生曰馮氏稱彖為贊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呂音訓喪陸息浪反

集解

朱子曰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于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

附録

程子語陰必從陽然後乃有終慶也羅氏拾遺　朱子語問柔順利貞君子攸

行如何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　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兑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彖辭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　答袁樞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為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他所安之地如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是喪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先迷後得為它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下言利牝馬之貞喪朋先迷便是牝有慶後得便是馬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意思　文蔚曰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時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底事曰是如此　文蔚　又曰牝馬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健行却後得而有慶牝馬不可分為二今姑分以見其義

纂註　張子曰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

得其常矣　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歸乎夫皆喪朋之慶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呂音訓應陸氏曰應對之應易內如此者並同

集解　程子曰乾之用陽之為也坤之用陰之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彖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

朱子曰安而且貞地之德也

附錄　朱子語彖辭乃卜筮辭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之吉應地无疆為卜筮之詞恐記者之誤也　荅方士繇　安貞之吉他這分段只到這裏若

使安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淵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陰體柔躁只謂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邪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得自守所以說安貞吉淵

纂註

丘氏曰无疆天德也惟地能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君子能法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然則君子法地地法天皆不出於一天德之无疆而已矣

小象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呂音訓履霜堅冰晁氏曰徐氏无堅冰二字王昭素以徐氏為然胡先生亦云然凝陸魚冰反馴陸氏曰似遵反向秀云從也徐音訓亦依鄭義

集解

程子曰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一有也字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朱子曰案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纂

註 項氏曰魏曹丕時許芸奏云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无堅氷二字 郭氏京曰陰始凝也上誤增堅氷字履霜與堅氷時候頗異不合相連結義疏云初六陰氣之微初寒之始履踐其霜微而漸積乃至堅氷也履霜者從初至三堅氷者從四至上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集解 程子曰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附録 朱子語問坤之六二之動直方曰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煇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集解 程子曰夫子懼人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終者也

纂註 朱氏曰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

坤之動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呂音訓知陸音智**集解**程子曰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集解**程子曰能慎如此則无害也**纂註**丘氏曰慎釋括囊義不害釋无咎義慎則不害矣**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集解**程子曰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為元吉　朱子曰文在中而見於外也**纂註**鄭氏汝諧曰文在中謂五爻中蘊陽明之義也余氏曰坤六五黃裳元吉象曰文在中則止發黃裳義蓋通坤卦皆可言裳唯六五則為黃裳所以可貴也六二雖中而不文六三雖文而不中故直方但言其質之中而含章但戒其華之露**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集解**程子曰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

而傷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集解 程子曰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 朱子曰初陰後陽故曰大終

附錄 朱子語陽為大陰為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丈

蔚纂註 子夏曰柔戒於邪長正乃利也 朱氏曰陽始之陰終之未始離陽故曰以大終也 程氏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主所以大終也

文言傳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集解 朱子曰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

附錄 朱子語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僴問坤之德恐似此處順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力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

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道夫

纂註 李氏過曰聖人恐剛字害坤體故曰動也剛動其發用處

後得主而有常

集解 朱子曰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

纂註 余氏曰程子以主利為一句朱子因之遂以文言後得主為闕文然彖傳後順得常與後得主而有常意正一律似未見其為闕文也

含萬物而化光

集解 朱子曰復明亨義

纂註 徐氏曰柔剛釋北馬靜方釋貞後得主而有常再釋利義謂處後順乾則得其道而主利可以常久也含萬物而化光即含弘光大之義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集解 程子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朱子曰復明順

承天之義　此以上申彖傳之意

附録

朱子語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何也曰靜无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銖

纂註

李氏舜臣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者坤元之運也至靜而德方者永貞之道也後得主而為利含萬物而化光則其間亨與利之事也純坤之用始於元而終於貞而以亨利為其間之功用與乾則一耳獨惟純坤之義无成而代有終不可先乾而起亦不可後乾而不應一以柔順為正承天之時而作成物以終其功則得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此總言純坤之大體以為坤用元亨利貞之德者當後天而不可先天也　雙湖先生曰此文彖傳之言曰柔順曰德曰含光承天皆是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盖言順也

吕音訓弑陸氏曰又作殺同式志反辯陸氏曰如字馬云别也荀作變晁氏曰案辯古文變字

集解

程子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氷之戒也霜而至於氷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殃於良反

朱子曰古字順慎通用案此當作慎言當辯之於微也

附録

朱子語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著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氷只是說那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盖言慎也由辯之不早辯

李光祖云不早辯他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辯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淵

纂註

馮氏椅曰此文初六之言曰由姤至坤遍歷諸爻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有漸使節節有變之者則不至於純陰矣由變之不早遂致於純陰履霜至堅冰臣子之弒君父也又以八卦之方位重卦十二月之氣叅之乾位西北正十月之時純卦氣至此為坤以坤之氣乘乾之位尊卑倒置又象為龍戰于野此臣子弒君父之象也聖人移上六象於初六言之使人知漸不可長變必早速履霜而即備其堅冰也 呂氏曰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勸忠臣孝子也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懼亂臣賊子也庶乎為臣子者希福而為善懼禍而不敢為惡此聖人之心也臣弒其君以下罪君父也言狎此小人必有弒逆之禍積謂從微至着凡大惡非一朝一夕卒暴而成若君父一見其不善必即去之則不至成惡由辯之不早至於弒逆君父之罪也 楊氏時曰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一薪不滅炎炎奈何見善明者可不戒之於其漸辯之於其早乎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徳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吕音訓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陸氏曰張揖本此上有易曰字衆家皆无

集解

程子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一作則直内義形而一作則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徳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徳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朱子曰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内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

附録

程子語敬以直内有主於内則虚自然无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虚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着此道最

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入關錄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內同上心敬則內自直胡氏拾遺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入關錄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之理同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大臨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无不利時則更无睹當更无計校也邪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河南語錄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為學本胡氏拾遺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直誠合內外之道則

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光庭是以仁者无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籲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温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安節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内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内内直則外必方周行己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絢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游氏拾遺德

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絢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无別途大臨朱子曰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六二爻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者若直方大則不習自无不利夫子遂從而解之將敬字解直字將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也敬而无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以之事君則忠於君以之事親則悅於親以之交朋友則信於朋友自然不習无不利也嵤方外之方謂有義以處之事皆合宜移易不得如物之方截然不可動若圓物則可運而轉也必大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易說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 敬以直內是立己之本是无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

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截然方方正正（賀孫）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黃㽦）未有事時只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又曰有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顛倒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无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敬以直內又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機焉則亦不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敬以養其心无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又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

義便有敬敬便有義淵主敬為為學之要固是然平日工夫不可全靠箇敬字不理會義惟集義以袪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工夫不可偏廢精麤本末融液貫通乃善學耳咎吳昶敬義二者相濟則无失大雅若无敬也不知義之所在又曰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受用不窮　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　或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莫須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出之意方好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則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着還他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是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无失此乃理也若謂并合謂義自敬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　問義形而

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寓　問程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這處便謂之仁曰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便可為仁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寓　孤猶偏也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不孤言德盛又曰德不孤與論語說不同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盛逢原者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可偏用也答　方誼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德如何曰只為九二是見成底不待修為自庸言之信至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方即是大耳此是自直與方以至於大修為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有問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至尾皆去那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皆是无頭 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 文蔚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純粹兢兢業業日進而自不已如活龍然精采氣燄自有不可及者直内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案本底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 人傑忠信進德是健底意思是硬立脚做去敬以直内是順底意思是恁地收斂做去 寓問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如仲弓問仁之類脩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工夫故屬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工夫故屬陰而曰坤道不知可如此看否曰極是 銖

纂註 年氏曰正當作敬深衣記云以直其政是知敬政字近而誤又轉為正也作敬庶與下文叶

余氏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言坤道之自然也君子欲不失其正則必敬敬者所以正之工夫也 楊氏時曰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无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无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李氏舜臣曰文言字字皆有位置非苟然也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馮氏椅曰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明君子體坤之德而行之不疑以釋不習无不利且摠結此爻之意陰善疑六二以中正故不疑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集解

程子曰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附

錄

程子語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不爲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纂註

丘氏曰美陽也六三陰中有陽故曰有美釋章義　耿氏曰弗敢者分有所不敢非其才有所不能也　雙湖先生曰美三象含六象弗敢成謂弗敢專成也　程氏曰自陽始生而至于極陰輔陽而行弗敢成也及陽靜而專陰乃代陽終其事　蔡氏曰代天終物而成功主於天者地道也三下卦之極故有有終象以數言天數終九不足于終代其終者地十也　宋氏曰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得終天工臣得終君事婦得終夫業故曰代終　李氏舜臣曰三五皆以陰居陽故三有美五美在其中二方進而位不中故雖有美而含之五正位居體故美在其中而發於事業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

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呂音訓譽陸代表反集解程子曰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為隔絶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附録程子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謝良佐朱子語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人傑仁父問程傳曰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此意如何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其所若充之於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鄉則一鄉得其所充之於天下則天下得其所如何不天地變化草木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窒礙賀孫又曰推

已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无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様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寓

纂註 李氏舜臣曰天地通泰之時雖草木猶蕃及其閉塞之時雖賢人亦隱君子觀時之象而逃世匿名非畏名也蓋謹畏以避咎也 游氏曰蓋言順也言順於勢也蓋言謹也言順於命也 耿氏曰坤之靜也翕動也闢惟其時而已六四當天地之閉是以體坤之翕而括囊焉則无咎亦无譽矣

君子黃中通理 **集解** 朱子曰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

正位居體 **集解** 朱子曰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集解** 程子曰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五

尊位在坤則惟（一作故）唯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暢敕亮反 朱子曰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

附録

程子語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安節 朱子語二在下方是就工夫處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則曰陰雖有美而五則曰美在其中然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也故陰雖有美而尚含之五正位而居體者也故美在其中而發於事業人臣事業之著於世固自有時殆不可扶才能而躐進以取三五同功嫌迫之禍也

纂註

徐氏曰黃中中德在內通理文无不通言柔順之德蘊于內而至盛也釋黃義正位當在中之位居體居下體而不僭言柔順之德形於外而得當也釋裳義黃中通理則美在其

中而暢於四支正位居體則可發於事業二五皆中二內卦之中其發於外者不疑其所行而已五外卦之中其施於外者有事業之可觀坤道之美至此極矣故曰美之至也嘗謂黃中通理四字當玩涵養不熟操持不固天理有一毫之未純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為黃中也涵養熟矣操持固矣天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達脉絡未貫則是蘊於內者雖有中和渾厚之美而无融暢貫通之妙未得為通理也必黃中而通理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而後為美之至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亦此意也丹家亦取此義魏伯陽參同契曰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但作用不同此為義理存養皆天公諸人也彼為血氣保固由人私諸已也學者又不可以不辨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天玄而地黄 吕音訓疑陸氏曰如字荀虞姚蜀才作凝晁氏曰案疑古文凝字為陸于僞反嫌陸氏曰戶謙反鄭作謙荀虞陸績董作嗛晁氏曰九家作兼云陰陽合居故曰兼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陰陽變化離陸力智反

集解 程子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朱子曰疑謂鈞敵而无大小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黄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彖傳之意

附録 程子語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 朱子語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

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是天坤便是地淵乾九二是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曾犯手處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是賢人之學有諸已之信屬焉便須執持保守依文案本做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但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氣燄搖烈故九五便言飛龍在天文言解得活潑潑地到坤便說得善了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亦只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凡看易牢記陰陽兩字看乾坤牢記健順二字便永不失錯必大又曰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說箇持守柔順貞固而已坤卦是箇无頭物事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亦可見乾卦如創業之君坤卦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如云先迷後得先迷者无首也後獲迷於先而獲於

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无十坤无一乾至九止奇數也坤耦數也或云乾无十者有坤以承之坤无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個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他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之知更不說箇知守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以後事　又曰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着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　砥　又曰乾從知處說坤從守處說　淵　又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有守　佐　乾道更多得上面半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忠信進德前面更有一段工夫　乾坤

陽陰以位相對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而言乾尊而坤卑陽尊而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然母終不可以並乎父所謂尊无二上也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黄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皆是舉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别是一例如何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見於象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唯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占得此爻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

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爲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爲始雖无成而能有終也

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　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時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上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

纂註蔡氏曰十月爲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生之理无頃刻而息一陽雖生於子而實始於亥十月之陽特未成爻耳聖人爲其純陰而惑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古人謂十月爲陽月者蓋出此

雙湖先生曰六爻取應與不應夫子象傳例也如恒彖曰剛柔皆應恒此六爻以應言也如艮彖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六爻雖居相應之位剛柔皆相敵而不相與則是雖應亦不應矣又如未濟六爻皆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以此例之則六爻皆應者八卦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是也皆不應者亦八卦乾坤坎離震

巽艮兌是也二體所以相應者初應四四亦應初二應五五亦應二三應上上亦應三然上下體雖相應其實陽爻與陰爻應陰爻與陽爻應若皆陽皆陰雖居相應之位則亦不應矣江都李衡曰相應者同志之象志同則合是以相應然事固多變動在因時故有以有應而得者有以有應而失者亦有以无應而吉者以无應而凶者夬九三以援小人而凶剝六三以應君子而无咎咸貴虛心而受人故六爻以有應而失所蒙六四以无應而困吝斯皆時事之使然故不可執一而定論也又觀彖辭重在二五剛中而應者凡五師臨升二以剛中應五无妄萃五以剛中應二至若比五以剛中上下五陰應之大有五以柔中上下五剛應之小畜四以柔得位上下五剛亦應之又不以六爻之應例論也

經 ䷂ 震下坎上

集解 程子曰屯序卦曰一无曰字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

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呂音訓屯陸氏曰張倫反坎宮二世卦

集解

程子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一作正固非貞一作正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朱子曰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

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附録

程子語處屯難而有致亨之道其惟貞固乎然能守正不變者鮮矣（師說雜編）

朱子語問屯象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也先生曰此象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三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先生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然凡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蓋是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不

利之有如屯利建侯乃是占得此卦者之利晉文公曾占得此卦屯豫皆有此辭果能得國若常人見之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底道理但古者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必大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辭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

纂註

南軒張氏曰物之始始萌必勾攣拳曲可見屯之義矣　楊氏萬里曰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　趙氏曰震動於下而坎險陷之深以輕進犯難為戒　程氏曰震初九元之象也二五相應亨之象也各當其位利貞之象也　李氏舜臣曰屯卦震陽為主而元亨利貞與乾同長子肖父也以說卦考之乾為龍震亦為龍乾為馬震亦為馬乾為健震亦為健每事皆與乾同若震之色又為玄黃是乾一陽初交坤而乾坤之氣皆具故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震之受性於乾坤者如此則其出而代乾以用事又何疑哉　徐氏直方曰乾為父坤為母

六子者乾坤之六子也繼父母而用事者男也震長男也坎中男也艮少男也故乾坤之後繼之以屯屯卦義也下震上坎卦體也凡畫卦者皆自下起下者為先也長男先中男次之繼屯者蒙蒙卦義也下坎上艮卦體也中男先而少男次之矣父母之生子也長男少男各一而已居長少之間者皆中男也故自屯至比中男者六也　雙湖先生曰元亨利貞占辭也當屯難之世遽稱元亨亦猶蠱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卦辭大抵主在震初九一爻分而言之勿用有攸往戒震也震性好動前有名山大川為之險阻往則犯難又艮止於上故戒利建侯勸五也時方屯難九五利在於建立初九以為侯乃可以鎮定禍亂轉屯難而為亨通也文王於震首取建侯象又互坤有國邑象國語司空季子為晉公子重耳占得國遇屯當取互體坤象矣自坤卦以下元亨利貞之占凡七卦詳見論在臨卦辭下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呂音訓磐陸氏

曰步干反本亦作盤又作槃晁氏曰案古文作般三皆通

集解

程子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　朱子曰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居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

附錄

朱子語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已故不同也道夫又曰此亦大槩如此到占得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

已也若是大臣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同上

纂註張子曰磐桓猶言柱石磐磐石也桓桓柱也謂建侯如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　馮氏椅曰磐桓迴旋之貌一曰動而有阻之象　項氏曰初九爻辭全類卦辭曰盤桓利居貞即勿用有攸往也毛氏曰屯以初為主故以一爻盡屯之義而以餘爻為之客以究其義蒙之二震之初皆然　李氏舜臣曰易以屯次乾坤蓋以大子代父母而經綸也　游氏曰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以剛動之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佐才也象所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邪故其體國致君宜以協濟為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天理物之職也　郭氏忠孝曰貞屯悔豫皆利建侯以震陽爻為侯也故屯初九為侯豫九四為侯　雙湖先生曰屯豫建侯固以震亦以坤為國邑也若初九一爻雖重畫當卦辭然不曰為侯必曰利

建侯利建之者誰乎重又在五君矣磐石一陽象艮陽在上為小石則震陽在下為磐石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呂音

訓亶今本作邅陸氏曰張連反亦作邅晁氏曰案說文作驙駗驙也駗音屯乘馬陸氏曰繩證反四馬曰乘下同子夏傳音繩晁氏曰案劉子玄所辨此傳非卜商作班如陸氏曰如字鄭本作般晁氏曰般古文作班媾陸氏曰古后反馬本作冓晁氏曰案冓古文

集解

程子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一作五應在上而迫於初剛故也難邅回如辭一有助字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

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一作正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初義如此

朱子曰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已為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附録

朱子語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磐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意先生曰磐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迫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曰當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

病只是別无他說可據只得且隨他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盖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乗初九之剛下為陽所迫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已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二也問十年乃字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缺之可也 鉄耿氏解女子貞不字作許嫁笄而字貞不字者為未許嫁也却與蔡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字

註 馮氏椅曰班從刀分玉人馬異處也書班師左傳班馬之聲古語則然婚媾當作昏媾男曰昏女曰姻媾男女之合也 今轉注從女非 南軒張氏曰屯者物之初有婚媾象 王氏安石曰易之辭有婦有婦人有女有女子婦有夫之稱也婦人言其為母也女未有夫之稱也女子又言其為子也此言女子何也以有所怙也以有所怙故 乗剛而不失正也其有所怙者何也以九五為之應也 都氏曰女子臣之未受命之象 馮氏

當可曰初寇二二欲應五而不得應也之象也自已行藏他人得而制之者陰柔故也　徐氏曰愚聞之師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爲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爲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得譽命　孔氏曰因六二之象以明男女婚媾之事其餘人事亦當法此如有人偪近於難遠有外應未敢遽進被近者所陵經久之後乃得相合是知萬事皆象於此非惟男女而已諸爻男女之象義皆然　雙湖先生曰說卦震坎稱馬蓋本諸此曰馵足曰美脊又以初中二陽名屯坎上震下故爻多馬象二乘初上乘五四應初亦云乘若三爻乘馬皆稱班如而上獨泣者以時當屯難宜班如不可速往然二四皆有正應可歸上獨窮極下又无應所以泣也他卦諸爻稱馬如賁四大畜三明夷二睽渙初中孚四自大畜取乾象外餘皆有震坎大畜亦有互震以是知諸爻稱馬多就震坎取象又與文王取諸坤不同寇只指初

婚媾陰陽爻取十年互坤土成數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吕音訓鹿陸氏曰王肅作麓云山足晁氏曰案鹿古文幾陸氏曰徐邈音祈辭也又音機近也速也鄭作機云弩牙也舍陸氏曰式夜反止也徐氏音捨象同吝陸力刃反又力慎反

集解

程子曰六三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剛柔既不能安也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朱子曰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附録

朱子語問即鹿无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陽則貪求陽欲乘陰則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无正應妄

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鈔若不舍而往是致吝之道這道理若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 賀孫

纂註

馮氏椅曰虞人掌山澤之官吝不足之意易以吉凶明得失而多為悔吝无咎之辭何也天下之理惟中則合道得中則吉失中則凶未至於失而不盡乎中者則有過與不及過過也不及亦過也故悔則知過而必改吝則知過而不肯改必改則无咎而趨於吉不肯改則有吝而趨於凶約象為艮有山林象 郭氏忠孝曰六三互艮有知止之心故曰君子幾不如舍 郭氏京曰鹿當作麓 趙氏曰屯卦惟初與五以剛明之才處屯難之世可以小得餘四爻皆以六居之幽弱之資要能濟難故二與四與上皆乘馬班如而三即鹿无虞也 雙湖先生曰鹿山獸亦取互艮象矣虞山澤之官上六在艮山之上象三上无應无虞象又曰案李衡云吝者可鄙之名或不能通變或捨義徇利或

黨比不容皆曰吝朱子曰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閒悔則自凶而向吉吝則自吉而向凶得之矣

六四

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集解 程子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也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一作剛陽）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一作剛陽）之婚媾往與共輔陽（一无陽字）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已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 朱子曰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

附錄 朱子語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四往求初九之婚媾則恐其未然也 銖

纂註 雙湖先生曰本義云下求婚媾是指初九

在下來求四為婚媾求者在彼往者在我故吉不然豈有陽不倡而陰反倡男不行而女先行以是為吉无不利者乎 楊氏時曰六四靜而正居險而不妄動者也故曰乘馬班如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下陰求婚媾者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屯難之時智者以其謀勇者以其力競起赴功者皆是也而四獨居險而不為難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爾故往吉无不利而孔子曰求而往明也孔明之於先主其幾是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集解程子曰五居尊得正而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

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　朱子曰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附錄

朱子語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實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内不知如何只那都无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變動便成大病　賀孫

纂註

楊氏萬里曰以剛明之主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膏猶屯者有君无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惟一初九遠而在下賢而在下然則將欲有為誰與有為　馮氏當可曰九五陽也而陷於羣陰之中

必得剛明之才如九五之類者為助則可以解屯初九其人也又蔽於三陰磐桓而不得進豈得不屯邪　李氏舜臣曰小者貞固則吉大者貞固則凶猶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者也　李氏椿年曰小者无以出險故貞則吉大者必思所以出險故貞則凶　蔡氏曰屯者物始生之時初與五皆剛而初得時五雖以剛居中正之位弗及之矣得位失時膏澤屯塞之象　丘氏曰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　余氏曰屯坎言膏鼎離亦言膏貞當如周禮訓問詳見旅九三下　雙湖先生曰凶有但言凶者有貞凶有終凶有征凶有有凶之類江都李衡曰有凶者事本无凶若不知進退必有凶聖人逆以示人使早為之防者又有必凶之理其非已形者故特曰凶者必然之凶數之使然禍成而不可解之謂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呂音訓漣陸音連晁氏曰說文作瀍泣下也易泣血瀍如　**集解**　程子曰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

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朱子曰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纂註　楊氏萬里曰屯上難極非剛明何以亨今以柔當之進无必為之才退有无益之泣朝夕必亡而已唐之僖昭是也　胡氏次焱曰四乘震馬而利者震動也動則屯可出也上乘坎馬而泣血者坎陷也陷則屯未易出也　郭氏忠孝曰二之班如待五之媾四之班如待初之往上六班如獨无所待進退不決而自傷耳　李氏舜臣曰屯難之世未可遽往故諸爻求應皆班而有待上六處險之外乘馬无所適從痛時憫道而泣血漣如也　大象

傳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呂音訓論今本作綸陸氏曰論音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　黃穎云經綸匡濟也本亦作綸晁氏曰荀云經常也論理也便直作綸非　集解　程子曰坎不云雨而

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一无屯字）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　朱子曰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附錄

朱子語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无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无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時舉）

纂註

郭氏（雍）曰坎在上為雲在下為雨　李氏舜臣曰坎在震上為屯以雲方上升畜而未散也坎在震下為解以雨澤既沛无所不被也故雷雨作解者乃所以散屯而雲雷方興則屯難之始也　姚氏曰綸緯也以織綜經緯　項氏曰經以象雷之根綸以象雲之合　雙湖先生曰二陽象經四陰象綸經上止下動而綸以横之也　游氏曰經綸者因情循理而治之无汨

其序之謂也易於屯曰君子以經綸言所以濟難當如此

彖傳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呂音訓難陸氏曰乃旦反六二象同賈逵註周語云畏憚也

集解 朱子曰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附錄 朱子語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是半就人事上說去連那陰陽上面不全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彖辭所說剛柔半在人事上 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說震一索而得男也淵

纂註 張氏汝弼曰物生向上其象震也為坎冬寒氣所難盤屈地下而未達此其為屯之難生也

楊氏時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

毛氏曰屯也者其生難俗謂乳子為難月然則難生者生未生之閒也巳生則解矣

動乎險中

集解 程子曰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曰難生又動於險中為艱屯之義

大亨貞

集解朱子曰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附録朱子語問屯本義下有云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皆用文王本義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鈌纂註熊氏曰屯字從屮古草字上有一畫蓋草之方萌未達故其根芽盤屈而不能伸難之象也然一陽才動於下已有不可遏之勢故曰大亨　馮氏椅曰動乎險中以卦性明卦象震動於坎險之中所以濟屯也大謂震之一陽亨于九五之貞乃所謂利也

雷雨之動滿盈集解程子曰所謂大亨而貞一作正者雷

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一无夫字貞也非屯固安能出屯人之致也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一九夫字貞固也

附録 朱子語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 淵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呂音訓造陸徂早反草昧陸氏曰音妹廣雅云草造也董云草昧微物而不寧陸氏曰而辭也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

集解 程子曰上文一有既字言一有夫字天地生物之義一有是以字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朱子曰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

義多端姑舉其一也

附録

朱子語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淵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邪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遽謂安寧也銖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无君故須立君 砥 問屯彖辭曰剛柔始交而難生本義云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先生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 銖

纂註

蔡氏曰草萌地中未明之象 丘氏曰彖傳大率於章首先釋卦名義次釋卦辭又次釋卦義有未盡者從而推廣之此彖傳之定例也其辭則雜取卦

體卦象卦德卦變四者互明之卦體以兩體及六爻之義言如剛柔始交震而難生坎之類是也卦象以天地雷風山澤水火言如雷雨之動滿盈之類是也卦德以健順明險動入止說言如動乎險中之類是也卦變以剛柔往來上下言如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是也自屯以下大要皆不越乎此矣　項氏曰草屬震言始創也昧屬坎未明也草昧者棼棼泯泯之貌言天造之初如此所謂屯也　毛氏曰天造草昧即生民之初也　楊氏時曰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　雙湖先生曰動以雷言滿盈以雨言天造作也震動象草東方震物生象昧北方坎幽晦象建侯震象不寧坎象

小象傳雖磐桓志行正也集解　程子曰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呂音訓下

陸遯嫁反

集解 程子曰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之于陰自爲貴乎

纂註 楊氏萬里曰震以一陽爲二陰之主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呂音訓難陸乃旦反

集解 程子曰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爲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呂音訓從陸氏曰如字鄭黃子用反

集解 程子曰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則見幾而舍之不從

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一作窮困也

纂註

程氏曰蔡邕石經郭京舉正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皆有何字今本脫

求而往明也

集解

程子曰知已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一作位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

屯其膏施未光也

吕音訓施陸式豉反

集解

程子曰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吕音訓長陸直良反

集解

程子曰屯難窮極莫知所為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附録

朱子語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賀孫

經

䷃ 坎下艮上

集解

程子曰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

蒙也物之稺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稺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呂音訓蒙陸氏曰莫公反稚也方言云蒙萌也離宮四世卦童陸氏曰字書作僮鄭云未冠之稱筮陸氏曰市制反決也鄭云問告陸氏曰古毒反亦也語也彖同三陸息暫反又如字彖同瀆陸氏曰音獨亂也鄭氏云褻也晁氏曰說文作黷握持垢也易再三黷

集解 程子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

中之徳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朱子曰艮亦三畫卦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徳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内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内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叩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附録

朱子語　伊川說蒙亨仿佛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　淵問蒙之地蒙之意如何曰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先生云山下已是窮極險處又遇

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此是心下鶻突煇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占同例否先生曰彖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先生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銖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先生曰然銖

纂註

郭氏雍曰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稱卦之序也物稱者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蒙所以亨也　沈氏曰蒙昧而能亨由九二以剛中之德時而發之所以亨也　楊氏萬里曰蒙猶屯也

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稚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　張子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　楊氏時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徐氏曰初筮主九二言再三主上九言卦有內外內卦初筮外卦再筮二當初卦之中上居再筮之三也　項氏曰二坎體五互坤水土相雜汩而成泥故有瀆蒙之象　雙湖先生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主在坎九二一爻此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象艮為少男方有賴於開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戴覲文王為卜筮演易所以於蒙比二卦發明六十四卦尚占之例以示後世蒙就二陽言筮九二取初筮之象初下體也上九取再三瀆象再上卦三上卦之三自二至上有頤口之象震動又當初筮故告之再三適當艮止故不告也然二陽爻皆不正故又有利貞之戒　汪氏

曰聖人用易以明民托之卜筮或所得之辭闕然不相對者何哉古人非有大事不疑不卜也若誠有兩可之疑而合筮之必誠敬專一以達於神明故神亦以正告之倘有一毫不敬不誠不一則問此而答彼瀆神明之所不至而不告者也故文王於蒙特發不告之例夫揲蓍必成一卦卦爻必皆有辭何以言其不告也蓋誠意專一則神告之辭皆應所問否則問此而答彼是則不告也若是而聽度遷就曲推强取以定吉凶惑之甚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呂音訓說陸氏曰吐活反徐又音稅桎陸音質梏陸氏曰古毒反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小爾雅云杻謂之梏械謂之桎杻音丑往吝晁氏曰說文作遴行難也易以往遴

集解

程子曰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一作象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

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革其一无其字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　朱子曰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麤說時如今人打棒也須與他說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易說

纂註

石氏曰二以陽明下照於初故初之蒙得以發也　蔡氏曰刑桎梏皆坎象

馮氏椅曰上體艮手互體震足供陷於陰桎梏之象坎擬於下艮止於上有說之象又曰蒙不但物生之稚凡昏迷不恭者皆蒙也　丘氏曰發蒙者必于其初初六以陰暗之蒙切近九二陽明之賢足以開發之故曰發蒙　胡氏曰若其性識至暗以犯教化則當用刑以正之遺桎梏而自悟又當赦之　郭氏雍曰發蒙所以教也用刑所以輔教也此明刑弼教之意　楊氏時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諭引之而弗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蓋威之使從也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矣　王氏宗傳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書制官刑儆于有位用訓于蒙士初陰暗正蒙士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呂音訓苞今本作包陸氏曰鄭云苞當作彪彪文也晁氏曰京房鄭陸績一行皆作彪文也

集解

程子曰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

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為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于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

朱子曰九二以剛陽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也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附錄

朱子語卦中說剛中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此一卦繫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

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以九二爲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惟九二一爻爲治蒙之主時舉

纂註

張子曰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　蘭氏曰凡易之言包者皆自外而包內泰之包荒否之包承姤之包有魚包瓜皆自上包也　蔡氏曰婦五也以剛柔相應言子二也以剛居內言　楊氏萬里曰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　李氏舜臣曰震以建侯而有經綸之功此長子事也坎以剛中而有克家之能此次子事也艮以柔巽而得童蒙之吉此少子事也乾坤三子至是各得其宜矣　雙湖先生曰案蘭氏自上包之說以包初六爲言耳本義統治羣陰則初所宜包也卦有互震震爲冢嗣亦有子克家象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吕音訓取

陸氏曰七住反本又作娶象同

集解

程子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為者

附録

程子語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語録

朱子語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一般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作剛夫

時舉問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物為後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

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得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現成推將去 賀孫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何也曰己不立則在我无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此便是為物所化

纂註 張子曰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正則不能固於一也

蘭氏曰凡易之言金皆取陽爻九乾之策乾為金也 馮氏椅曰朱子曰若魯秋胡之事易之設教不必有是事也金取其剛蓋謂強暴之男近而相得故以為夫秋胡之事亦可言也 郭氏雍曰易於有應言婦无應言女三舍正應稱女可也 項氏曰艮為躬曰不有躬明棄上也 雙湖先生曰互震為艮反體亦不有躬象勿用取无攸利戒占者之言若六三之人自占得此知見棄於人若是亦可內省而自改也 李氏舜臣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竟舍初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

之屯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乃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不有躬无攸利此女子之蒙者也

六四困蒙吝

集解

程子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　朱子曰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纂註

蔡氏曰困讀如困而不學之困　徐氏曰陷二柔之中无得乎開明之道困於蒙者也故吝　李氏舜臣曰六四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暗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於陽无以發蒙而久困又曰陰麗於陽陰陽相雜則蒙乃徹明乃開故曰蒙雜而著不交於陽无以發明則困而不學鄙吝之資不言可知矣

六五童蒙吉

集解

程子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

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茍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　朱子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纂註

楊氏時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挾貴也茍有求焉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君子所以俟之一也故唯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然後臣之由斯道也　李氏舜臣曰六五艮體少男之象故曰童蒙此以少主當位以柔居尊必能遜志問學俯從道德之士學焉而後臣之此六五之事太甲成王師伊周之象　馮氏曰承上應二皆有師事義故吉　雙湖先生曰卦辭童蒙正指五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呂音訓擊陸氏曰經歷反王肅云治也晁氏曰馬融鄭荀爽一行作繫禦陸氏曰魚呂反本又作衛

集解

程子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

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貪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

朱子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附錄

朱子語蒙卦上九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要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合喫十五棒若只決他十五棒則彼亦无辭而足以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為寇者為人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疾病醫者用藥對病則彼足以驅病而我亦得為醫者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而我亦失為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无害溯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先生

云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之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不利為寇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 淵

纂註

馮氏椅曰艮為手故曰擊 徐氏曰上過剛不中又居過高之位在下者既昏蒙在上者又高亢情意不接彼此扞格乃以為瀆而至於擊蒙也 張氏汝弼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王氏曰陰昧而陽明陰蒙而陽能發之故四遠於陽則困蒙初比於陽則發蒙五應於陽則童蒙吉 雙湖先生曰寇坎象艮止故不利為寇而利禦坎之寇禦亦止義然則上九所擊者為誰所禦者為誰意其擊不正之三而禦比三之二二正坎體二可謂已正而他人以為邪者乎 熊氏曰七蒙成卦皆以有坎也坎難震為屯坎阻艮為蒙乾坤之後屯蒙需訟

師比六卦皆以坎而成河圖洛書五行之數皆始於一六之水自一至六水數生成始備亦可于斯而見之矣

大象傳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呂音訓行陸下孟反六三象同

集解 程子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附録 朱子語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看大意略如此彷彿不能端的若要解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已是平地了易說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同上 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李通云育德是艮止也 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

纂註 真氏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徳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无窮有止而攺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徳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 游氏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徳 楊氏時曰山下出泉之始達也萬折必東避礙而通諸海果行有取之盈科而進不舍晝夜育徳者取之 徐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剛中以決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體靜之艮止以養育其徳而成之

彖傳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集解 朱子曰以卦象卦徳釋卦名有兩義

附録 朱子語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徳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内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

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淵嘗說八卦着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淵

纂註

洪氏曰彖下先釋卦義然後彖以本名者凡八卦如蒙險而止蒙止字為句絕訟豫隨蠱恒解升皆然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呂音訓童蒙求我陸氏曰一本作來求我

晁氏曰非

集解

程子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象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一有得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无以字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

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中張仲反

纂註 李氏過曰蒙而亨善端之發也 劉氏曰時中謂訓不失時過稚則性未成過長則扞格不入馮氏椅曰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九二陽明其於五陰之蒙時而發之无過不及所以亨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集解 程子曰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數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

蒙以養正聖功也

集解 程子曰卦辭曰利貞彖復申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

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

附録

朱子語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淵

問本義言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 銖

纂註

張子曰蒙者養之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南軒張氏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蓋童稚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

此而已人於是時保護養育則靜虛純白渾然天成施為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此乎

大象傳利用刑人以正法也集解 程子曰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朱子曰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集解 程子曰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正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朱子曰指二五之應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集解 程子曰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朱子曰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於經意尤親切

纂註 郭氏忠孝

曰六三舍應從二行不順也見利忘身不可取也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呂音訓遠陸于萬反

集解程子曰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于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于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為陽剛也　朱子曰實叶韻去聲

纂註楊氏時曰陰資陽以為明六四之困蒙遠於陽故也陽實而陰虛實為陽也不能親賢以發其蒙其困吝宜矣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呂音訓巽陸氏曰音遜鄭云當作遜

集解程子曰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纂註雙湖先生曰順以爻柔言巽以巽志應二言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集解程子曰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朱子曰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附録朱子語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

如人皆順從於我故能禦寇便如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下順也　煇

纂註

鄭氏維曰上九過剛之才發蒙則暴包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衆蒙之害上下得不順乎

經

䷄ 乾下坎上

集解

程子曰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呂音訓需陸氏曰音須字從雨重而者非訓養鄭讀為秀解云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坤宮遊魂卦有

孚陸氏曰徐音敷信也又作尃彖同晁氏曰案尃古文光陸氏曰師讀絕句亨貞吉陸氏曰一句馬鄭總為一句

集解　程子曰需者需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一无正孚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朱子曰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附錄　朱子語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

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承上文有孚光亨貞吉淵閒需卦大旨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不以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餘閒 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于險故為需先生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甚郎當矣然能致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安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 餘

纂註

石氏曰凡乾在下者必當上復今欲上復前遇坎險未可直進宜須待之 楊氏萬里曰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 李氏閒曰約象為離故曰光亨 馮氏椅曰京房易積數曰六位二三四為互體三四五為約象需主乾而言也言乾陽有孚于九五也 毛氏曰需者乾也需之主則五也為三陽計則需以待之為九五計則援而進之也 張

氏汝弼曰利涉大川者乾濟乎坎也以剛健之德臨事而懼何所往而不利哉　雙湖先生曰需以乾遇坎得名惟剛明能需柔躁則否有孚以四陽言卦辭取涉川象凡八需訟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需乾方遇坎健足以行故云利涉訟☰☵乾已過坎健无所施故云不利涉二卦取乾坎象又訟與同人☰☲互巽及有離象蠱☶☴與大畜☶☰互震皆取木象益☴☳兼取震巽木象中孚☴☱取巽木行兌澤象渙☴☵取巽木象而二卦又皆互震木象又自蠱而下卦體或四爻或五爻皆有虛舟之象焉以是知文王取涉川象大槩有見於乾坎震巽中孚之兌同人之離至若大畜之艮非所取義也爻取涉川象凡四已見卦圖中　真氏曰案易諸卦凡言利涉大川皆取濟險涉難之義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集解　程子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于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于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

常則躁進犯難豈能需于遠而无過也　朱子曰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纂註

馮氏椅曰林外曰坰坰外曰郊郊外曰野郊言去水之遠也恒久也　李氏舜臣曰安行守靜待時之義以乾之健而必進乃能需以待焉以此涉世何咎之有　薛氏曰郊遠難沙近難泥涉難　余氏曰需以初為郊同人以上為郊皆中爻之外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呂音訓沙陸氏曰如字鄭作沚

集解

程子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　朱子曰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

當如是也

纂註　雙湖先生曰言多從兌取以兌有口舌象小陰小指六四二當互兌之初故曰小有言　孔氏曰小謂四也陰為小君子之進小人懼其害已不免於有言然九五在上三陽同心小人終當退聽矣故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呂音訓　寇陸氏曰如字鄭王肅本作戎

集解　程子曰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　朱子曰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附錄　朱子語以其逼近坎險故有致寇至之象文蔚

纂註　李氏舜臣曰進而尤近乎水者為泥泥性善陷坎為寇盜坎近九三來自外卦而為寇于內者也三所以致寇者以已上進而有以迫起之也　鄭氏剛中曰寇非但盜與我敵而相傷者是也　朱氏曰坎為盜盜有戎兵寇也　毛氏曰近則有言逼則致寇其勢然也　趙氏曰

曰郊曰沙曰泥皆以坎水遠近而取象曰利用恒曰小有言曰致寇至皆因遠近為戒　雙湖先生曰泥寇是象需致至是占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集解　程子曰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于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于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于險適足以致凶耳　朱子曰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爻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附録　朱子語録　問程傳穴物之所安也本義謂穴者險陷之所二說不同其竊以為以坎為陷之所正得坎體之象未知是否先生曰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个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

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淵

【纂註】蔡氏曰血穴皆坎象三剛進逼故有傷　馮氏椅曰偶畫中闕穴之象　蘇氏曰需于血者抗而傷也出自穴者不勝而避也　林氏曰時數既至君子道亨則小人之需者自出穴以避之也　李氏舜臣曰需之時二陰作難陷一陽於艱險之中而一陽在上居位履中剛健之德可輔以有為者也故在下之三君子同德比義力盡而往救之四居人臣之極位偃然乘三陽之上而塞君子之路比之上六其惡尤甚是宜三陽並進而首攻之也　雙湖先生曰坎為水為血今不曰需于水而曰需于血故本義以為殺傷之地四在下卦之上又有出自穴之象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集解】程子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朱子曰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

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附録

朱子語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淵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淵

纂註

單氏曰九五得尊位大中需之主也三陽所以進者以九五也故需于酒食以待馬酒食者勞忠臣宴嘉賓之具也中則能有所待正則待之以有禮此羣臣所以為之用而貞吉也　謝氏曰坎為水為險為毒水之險毒者酒也　徐氏曰貞吉者得需之正則吉不然宴酣无度非正也凶可知矣　徐氏之祥曰需中有兌為口舌有飲食象　雙湖先生曰酒象謝氏備矣坎為食象則未聞意坎豕兌羊離雉為食水在火上烹義著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出音訓不速陸氏曰如字馬云召也釋言云徵也召也

集解

程子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

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朱子曰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求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附録

朱子語福州劉昭信易説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蠱近來解易者多引之個福州韓某云能安其分則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隨蠱同劉説此是説卦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他底又不然　淵

纂註

張子曰上无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

納之雖處極上不至于失　朱氏曰容在外主人以辭速之曰吾子入矣主人需矣此之謂速　李氏舜臣曰三陽君子也其進也四以抗而傷上以敬而吉小人不敢干君子君子亦不薄小人也乾知險而需所以為君子之謀陰知敬而避所以為小人之戒　毛氏曰穴者二陰之所凭也而在五左右所以為城狐社鼠也使人主左右无小人則三陽者何需之有　馮氏椅曰六畫偶偶則虛虛則生敬故有敬之象三陽已至時不可阻聖人教其敬之所以開小人改過之方也　胡氏次焱曰四外卦之初出尚有可之之所上外卦之終出无可之矣故入而藏出逃其巢穴所以避陽而去入伏於巢穴所以避陽之來

大象傳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呂音訓上陸時掌反於天陸氏曰王肅本作雲在天上宴陸氏曰烏練反徐烏殄反安也干同鄭云宴享也李軌烏衍反樂陸音洛

集解　程子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

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一作養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朱子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附錄　朱子語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人傑

纂註　雙湖先生曰飲食坎象宴樂樂天也乾象　司馬公曰雲上於天萬物蔭之滂沱下施萬物飲之以豐以肥以榮以滋故君子以飲食宴樂

彖傳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集解　程子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于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

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大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　朱子曰此以卦德釋卦名義

纂註　李氏舜臣曰乾之三陽在下而上卦遇坤離兌則為泰為大有為夬進无齟齬何也柔順在上而无逆也若夫坎險在上安得冒進而不少需哉　馮氏椅曰前遇巽則為陰小所畜前遇艮則為陽大所畜遇坎則險陷在前而不進也　司馬公曰坎陷也而云不陷者何也需然後進所以不陷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呂音訓位陸氏曰如字鄭音涖

集解　程子曰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中正兼二言故云正中

纂註　郭氏雍曰以卦言之乾猶需於五以爻言之五猶需於物故曰需須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止於不險不困窮而已則險之為義

大矣能无需乎有其德以待天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以中正為需之主宜矣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集解 程子曰既有孚而中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朱子曰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

附録 朱子語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惲

小象傳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呂音訓難陸乃旦反利用恒今本有无咎二字陸氏曰本亦有无咎者

集解 程子曰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纂註 楊氏時曰乾道上行為常方需之時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為失常也

需

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呂音訓衍陸氏曰以善反徐怡戰反

集解 程子曰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朱子曰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集解 程子曰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朱子曰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附錄 朱子語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 銖 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倒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

慎則不敗又能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而又无堅忍之心則不能不敗矣大蔚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占何也曰言象中本无此意占者不可无此意所謂占外意也銖

纂註 丘氏曰寇坎也三既迫坎則害已切已故曰致寇至夫坎險在外未嘗迫人由人急於求進自迫於險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然於此能以敬慎自處則亦不至於敗也

需于血順以聽也

集解 程子曰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一作柔弱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纂註 丘氏曰需之二四乾坎之會也三恃健冒險而進四據險以待乾之來聖人於三之象以敬告之能敬則不犯坎矣於四之象以順告之能順則不忤乾矣二者交盡其道此處需之要也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集解 程子曰需于酒食而

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附録

朱子語以正中以中正也只一般只是要叶韻 淵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集解

程子曰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然能敬慎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

附録

朱子曰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朱子語易中當字皆當音去聲音見乾卦注鄭浪反

閒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 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閒僻家之有西堂之類銖王弼說初上无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无位需之不當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 淵

問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纂註 蔡氏曰叙故未大失 愚案朱子語錄謂易中當字皆當音去聲此以字義言若叶韻處則皆合音平聲

經 ䷅ 坎下乾上 集解 程子曰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音訓 訟陸氏曰才用反爭也言之於公也鄭云辯財也訟離宮遊魂卦窒陸氏曰張栗反馬作咥云讀為躓猶止也鄭云咥覺悔貌象同惕陸湯歷反象同中陸氏曰如字馬丁仲反象同吉陸氏曰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 集解 程子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

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

纂註 丘氏曰字從言從公言出於公則為訟不公則為誣為詐非訟也 鄭氏汝諧曰坎之三爻惟二剛而无應窒於二陰之間窒生訟訟生惕 馮氏當可曰有孚而窒焉故訟訟而未明則惕 胡氏允曰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虞芮之相遜是也終凶雍子納賂而蔽罪邢侯是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集解 程子曰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下 朱子曰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陷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上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

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

附錄

朱子語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人亦如此僩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淵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起壓了這船重淵

銖問訟卦大旨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先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意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也易說

纂註

李氏舜臣曰訟非美事也乾父坎子豈真相違而至於此也哉乃今涉險如此聖人重卦之象進退險阻北之

人事以為世戒云爾故曰易者象也　毛氏曰象曰利見大人𡚁曰邑人三百戶此非士庶之爭也古者諸侯壞地相錯强弱相陵故不能无爭大人者作諸侯軌道何敢相陵此所以為利見也然則天子者所以主諸侯之爭有司者所以主庶人之爭也舉其大者士庶人之訟可類推矣　馮氏椅曰天子主王朝卿士大夫與諸侯之訟者也六三之食舊德從王事六四之即命上九之錫帶皆卿大夫諸侯之事也卦特主其重者言耳士庶可類求矣　徐氏之祥曰訟自初至五有渙為舟楫風行水上本利涉也下四畫互未濟故有不利涉大川象　林氏曰需訟皆有坎故有孚同坎在上而進不陷故需曰光亨坎在下而剛見掩故訟曰窒惕　熊氏曰需訟皆由於坎坎難乾為需坎伺乾為訟然大象又曰雲上於天需則需不在乾而在坎曰天與水違行訟則訟不徒在坎而在乾蓋大象自為一例多不與卦同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

吉

集解 程子曰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 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 朱子曰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録 朱子語問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尤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辯得明便止

輝纂註 楊氏萬里曰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懲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所以曰終吉也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愬而不敢於大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 毛氏曰不永謂柔小亦柔也所事爭辯之事有言訟訴之言也 雙湖先生曰需二小有言小指六四四當互兑口此爻小有言以初動亦成兑小指六三三當變兑之口 蘭氏曰六爻唯初與三陰柔而不爭故不言訟

九二不

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呂音訓逋陸氏曰補吳反徐方吳反眚陸氏曰生領反子夏傳云妖祥曰眚馬云災也鄭云過也

集解

程子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　朱子曰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中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附錄

朱子語問三百戶觧者牽强曰如此觧時只得說小邑常以為易有象數者以此何故不言二百戶以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樣子又不似數之類只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三百戸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无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淵

纂註 蔡氏曰克能也位柔故不克逋逃也隠兩柔之中有逋象邑內地退處卑小故无眚 東鄉氏曰坎為隠伏逋逃之象 徐氏曰退處卑小示屈服之意也苟猶處大邑雖曰退聽迹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耦國臧武仲據防請後豈理也哉 蘭氏曰二為遠臣大夫之位古者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之祿三百戸其舉全數乎 馮氏椅曰易有累卦以起義者乾坤後凡六坎而訟其四也九二其坎主乎凡一坎坤之策二則四十有八乾之策一則三十有六今三爻之策總八十四四坎之策為三百三十六二為訟之主而其策則乾則三十六之數也歸而逋之則餘策三百戸之象朱子曰三百戸必有此象今不可考然愚所聞則傅郤堯夫之數學者也又曰此卿大夫有位者之訟也 雙湖先

生曰邑本坤象三爻三百戶象今以九居二如歸逋於三百戶邑內地象眚目翳疾二四互離目三不正本合有眚以二得中故无眚六爻自五君外上不足言初三四吉二僅无眚者以犯分於先不克而後逋竄非本无訟上之心也易於君臣之分嚴矣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集解 程子曰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為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

或從王事无成

集解 程子曰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一作處）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 朱子曰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

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附録　朱子語問本義謂必无成功似與上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荅云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　淵

纂註　馮氏椅曰此无訟之象人臣食舊邑之食古者度德而受禄故曰食舊德此卿大夫之位也　石氏曰六三順以從上故得保其舊日之禄位　項氏曰三之舊德坤也坤中爻動成坎初六六三皆舊德也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皆六三之舊辭故聖人引以實其義　易氏曰三不言訟无訟也陰居陽位宜於食舊德而已　龔氏曰王指五而言三以陰居陽與五非應故曰或從言或然而非必也　雙湖先生曰案項氏又謂三上皆稱或三或從與上從事上或錫三錫之愚謂非應故稱或三上皆非五應故云三或從五五或錫上食坎

象貞厲戒之以貞尚厲況不貞乎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呂音訓復陸氏曰音服後同者更不音渝陸氏曰以朱反變也鄭云然也

集解

程子曰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一有於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為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 朱子曰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附録

朱子語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淵

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貞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銖

纂註

張子曰體健而比於三理為不直故不克訟 龔氏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為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 項氏曰訟爻皆以六位為象二有邑戶三有食上有錫帶則四命亦爵命也九德為剛其命數居四為柔雖為居所移而不克訟然不正之人懼不能長守若能自復於正就其所得之命變為六四則以柔居柔既安且正長无好訟之失矣蓋以渝字發逐爻自變之例也 雙湖先生曰案項氏說似通爻三渝字豫上六隨初九皆以變爻

論矣此爻不正故戒以貞吉

九五訟元吉集解

程子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　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附録

朱子語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淵此爻便似乾九二坤六二爻有占无象蓋爻便是象訟元吉便是占淵

纂註

毛氏曰使小民无爭安用有司使諸侯无爭委裘可也然則天下不能无爭勢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其主之也又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於訟之大者如刑獄亦豈得不聽攷之王制周官蓋可見矣所謂兩攸兼於庶獄獄事之小不必聽者也又曰朱子曰筮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乃无滯礙蓋訟者遇此爻則爲利見大人之中正曲直必定乃所謂元吉也元亦有爲首義　游氏曰訟而有孚

猶且窒惕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无元吉之理九五聽訟之主非身有訟者也　雙湖先生曰九五聽訟之主訟元吉亦為占者人有正直之事遇此聽訟之人自有元吉之道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呂音訓錫陸氏曰星歷反又星自反賜也鞶陸氏曰步干反馬云大也王肅作槃晁氏曰說文作鞶大帶也易或錫之鞶帶帶今本作帶陸氏曰音帶亦作帶帶晁氏曰案帶篆字終朝陸氏曰馬云旦至食時為終朝三陸氏曰息暫反或如字褫陸氏曰徐敕紙反本又作褫音同王肅云解也鄭本作拕徒可反晁氏曰案如拕紳之拕乃得象意

集解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　朱子曰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

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附錄

朱子語 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有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象曰終凶訟不可成此意豈即本義所指卦體邪曰然 銖

纂註

郭氏忠孝曰鞶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以賞訟 王氏宗傳曰鞶帶不純乎剛亦不純乎柔而為中體之飾六三之象也三本從上上以其間於二剛疑其有上下之交也而終訟之 雙湖先生曰鞶帶指六三言三互離體離為牛故有鞶帶象然三上正在應體不當言或豈帶在三錫之者五邪況命服之飾非五不能錫也 馮氏椅曰三居下卦之終終朝之象自三至上歷三爻三褫之象又曰或曰初六上九不

能无訟明矣而爻不言訟何也曰訟之本末起義也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杜其終也　南軒張氏曰六爻兩相訟者也以初六對九四剛柔不敵矣故初不能永其事而四亦復即命焉以六三對上九剛柔不敵矣故六三但食舊德而上九錫之鞶帶焉以九二對九五雖兩剛相敵然尊卑之分嚴不可犯故九二歸而逋而九五得元吉焉　楊氏文煥曰訟以平曲直也聖人不嫌訟而嫌終訟六爻五為聽訟之主餘皆訟者大抵陽爻好訟陰爻不好訟訟有勝者有不勝者要之於初不永所事二不克而逋三從上而吉四即命而渝上得服而褫其皆不終於訟者乎

大象傳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集解程子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

也　朱子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附錄

朱子語天自上去水自下去所以為訟 淵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易說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人來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 淵

纂註

楊氏時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則无及矣　項氏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筯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作又屬乾謀又屬坎都氏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

彖傳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集解

程子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

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 附録 朱子語訟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銖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集解 程子曰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 附録 朱子語訟卦剛來而得中也先生曰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一剛下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是純剛安得柔之剛來邪以彖觀之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

之六二為訟之六三其九三却下而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皆是如此等處須畫圖子便極好看又曰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　時舉錄問卦變之義先生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易說

纂註

蔡氏曰剛來得中乾自外來交坤而為坎也諸卦言往來上下多主本卦剛柔相交而言如隨蠱賁渙之類是也惟訟與无妄上乾下坎震一剛自外來非由本卦來往故訟曰剛來无妄曰剛自外來　雙湖先生曰夫子於彖傳中論卦變始此訟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凡十九卦多夫子所自取文王卦辭中有不取變義者此不盡同於前聖處也蔡氏所釋卦變與本義不同然變例无適不可通焉止矣故并纂之

終凶訟不可成也

集解

程子曰訟

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集解程子曰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一有或字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集解程子曰與人訟者必處其身于安平之地若陷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朱子曰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義纂註馮氏椅曰淵謂坎水之深　單氏曰大人九五是也中則无過正則不偏以此決訟故可尚而利見之不利涉大川坎在下也坎在下而不得其所濟則入于淵矣

小象傳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集解程子曰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雖小有言其辯**

明也集解程子曰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為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

不克訟歸逋竄也呂音訓竄陸氏曰七亂反徐又七外反逃也

集解程子曰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呂音訓掇陸氏曰徐都活反說文云拾取也鄭本作惙陟劣反憂也

集解程子曰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朱子曰掇自取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集解程子曰守其素分雖一无雖字從上之一无之字所為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　朱子曰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

附錄朱子語食舊德從上吉也是自做不

得若從隨人做方為得吉之道易說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集解程子曰能如是則為无失矣所以吉也

訟元吉以中正也集解程子曰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朱子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纂註馮氏倚曰以此聽訟故元吉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此以訟之主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集解程子曰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周易會通卷二